

## 第一章 以往的憧憬哪里去了

### 一、赴任——惴惴不安的林彪秘书

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。

他，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，这个早上。

这位三十岁的军人随着大串连的红卫兵步出检票口。他个头不高，皮肤黝黑，方型的脸庞上，架着一副棕色的宽边眼镜，显得文质彬彬。

不知是激动，还是拘谨？他站住了。

神圣的、陌生的、沸腾的、火爆的北京，一下子涌到他的眼前：

高高的钟楼。宽阔的广场。红彤彤的语录牌。五颜六色的传单、标语。

不是幻觉吧？他狠命地摇了摇头。

他叫何一伟，原是 S 省军区组织处副处长。现作为林彪秘书候选人，奉命进京报到。

昨天——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，他在火车上听到了毛主席检阅百万革命小将的消息；而今，他却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首都文化大革命的气氛。

一辆辆挂着“造反有理”标语的公共汽车急驶而过。一队

队，一行行，身穿黄军装的中学生们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喊道：“要革命，你就站过来！要是不革命，你就滚他妈的蛋！”那臂膀上的“红卫兵”袖章，倒是异常的鲜明、醒目……

何一伟被这种轰轰烈烈的气势包围着，冲撞着——北京是神圣的！

国防部——中国的最高军事机关，远远望去，门旁站立的两位佩戴执勤袖章的卫兵，宛如两根凝固的石柱。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。

他走进接待室。

一位中年军人迎了出来：“啊，何一伟同志，你看，真对不起。”他满脸歉意，主动伸出手臂。

好面熟呀，何一伟略一思忖，马上认出对方是军委警卫处的宋处长。

宋处长带着鼻音很重的山东口音，很宏亮地说：“刚才派出接你的车，闹了点误会，跑两岔了。嘿嘿，热坏了吧，北京可比不上你们东北凉快呀！”他很热情地把何一伟领到休息室。

“没关系！没关系！”何一伟解开了被汗水浸湿的军衣。

“先休息一下，洗个澡，睡一觉。下午我陪你去林总办公室报到。”

“呢，在毛家湾，西城区，离这不太远，十分钟的路吧。不过，咱们先到人大会堂，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暂时在那里。好了，你休息吧，工作的事不用忙，到时候，会有人安排的。”

宋处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

一个月前，在S省军区的招待所里，何一伟奉命向一位上级机关的领导同志汇报民兵工作。说是汇报，实际上是东拉西扯，对方什么都问。临分别，那领导才悄悄地透露一句：“我

姓宋，在军委做警卫工作。”

蹊跷。“警卫”——“民兵”？风马牛不相及嘛！

他就是眼前宋处长。

随后，机关里风言风语，传说何一伟要上调高升了，闹得他惶乱不安。

私下里，他曾向首长询问过：“沈阳军区组织部要调我吗？”

“喔，不是沈阳的问题喽。”老首长笑了笑，却又滴水不漏。

“是总政调我吗？”

“也不是总政的问题哟。”

何一伟没有再问下去，还有比总政还大的机关吗？也许是给军委首长或哪位老师当秘书？他胡乱猜测着，却又猜不出个所以然。

几天之后，干部处长风风火火地找到了何一伟：“喂！军区干部处电话通知，决定调你去林总办公室当秘书……。”

“什么！？”他吓了一跳。不能相信，也不敢相信。“让我给谁当秘书？林彪？天哪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”

“什么开玩笑，真的！北京催得紧，今天下午四点有趟快车，你先去沈阳军区办手续，明天就到北京报到。”

是哀？是喜？容不得何一伟多考虑了，匆匆赶回家。妻子也像他一样惊住了，而后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望着丈夫，只是乐。

何一伟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，登程了。送行的人可真不少，去了六七辆汽车。这当然要算是省军区的一件大事。人们无不欣羡地说他前途无量。

前途无量吗？是的，何一伟赶到沈阳，军区副总司令员接见他时，也是这样说。他不知道，这次调动的最后决定，是由林彪作出的。

“给林总当秘书，愿意吗？”坐在何一伟对面沙发上的副总司令员，脸上露着长辈对晚辈慈祥的笑容，语调平缓地问道。

“愿意！”何一伟点点头。

“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“我怕干不好！”

“噢，那没关系，慢慢会适应的。”副总司令呷了一口茶，“战争年代，我跟林总打过交道。没有什么好怕的，都是平常的人嘛。长征时，我在他手下当过作战参谋，算是他的老部下了。这次，林总来大连避暑，我去看望他。叶群，喔，就是林总的爱人，“林办”主任，托我在东北部队中物色一名读文件的秘书。我不好推辞，可给“林总”选秘书，真比选状元还难哪！既然你被选中了，那是件很光荣的事嘛。哈哈，很幸运的喽！”

“首长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年轻人，好好干吧，祝你一帆风顺！在林总身边工作，就等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嘛！”

兴奋、欣喜、庆幸，他形容不出来自己的心情。然而、惶惑、茫然、惴惴不安，他是确实感觉到了。

电报大楼……新华门……依次从咖啡色的窗纱前掠过，汽车缓缓地停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。

何一伟紧随着宋处长，踏上花岗岩的阶梯。

他们通过层层警卫，径直向里走。宋处长不时地向卫兵、

工作人员点头致意显然他是这里的常客了。

何一伟放慢脚步，细细地领略着大厅里的风采。雕花的天棚，精美的吊灯。浅黄色的大理石泛着光泽，显露着自然的水线波纹。脚下柔软华贵的地毯，铺成长长的通道。向前延伸着。

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凉意，带着淡淡的玫瑰花的馨香，迎面袭来，使人宛如置身在微风瑟瑟的秋季。这是“空调”吧，可它安在哪儿呢？

“喂，老何，请这边走。”前面带路的宋处长停住了，何一伟快走两步。跟了上去。

宋处长轻轻推开一扇雕刻着花纹的紫檀色大门。室内一片漆黑，软绵绵的地毯将杂音都吸拢了去，静悄悄的。

宋处长在黑暗中消失了。何一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努力辨认着方位。奇怪，大白天的为啥搞得这样黑呢？少许，眼睛适应了室内的幽暗，依稀可见右侧有道没关严的门，一缕微弱的光线投印在墙壁上。听着窃窃私语声，他看到沙发上坐着几个人，有穿军装的，有穿便衣的，他们向何一伟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宋处长把何一伟介绍给大家，然后问道：“首长和主任起床了吗？”

“可能快了。”一个人说。

从那扇透着光线的门，走出一个人来，依然看不清面孔。

“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“林办”秘书兼支部书记孙志民同志。”

“欢迎你来这里工作。”

“好啦，你们谈吧，我的任务算完成了。”宋处长显得很轻松。“何秘书，回头见，我会常来的。”

他们把宋处长送到走廊过厅。

这里，阳光灿灿发外敞亮。何一伟认识了孙志民。孙志民剃着小平头，穿着绿军裤，半袖的白衬衫。鼻梁挺直，嘴角有些上翘，笑时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。浑身透着军人的阳刚之气，看不出是位耍笔杆子的秘书。

“这里真大呀！”

“来过大会堂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抽空我陪你转转。首长住在附近的浙江厅，刚才那个大厅叫西大厅，有光亮的地方，是咱们秘书的临时办公室，旁边有个会客厅，再隔壁才是叶主任休息的地方。”

“首长长期住在这里吗？”何一伟问。

“是来避暑的。因为毛家湾没有空调。开完八届十一中全会，主席和总理也搬进了大会堂。主席住湖南厅一一八号。总理住东大厅南侧的一个房间。”

“‘林办’秘书多吗？”何一伟问。

“不多，有六个，两个人在外地搞四清。现在人手紧，这下，把我这个支部书记也调来上阵，毛家湾那摊子还没人管呢。”

孙志民陪着何一伟回到了西大厅，他说话速度很快，这怕是长期给林彪当秘书练就的吧。

“其实，主任早就嚷着人手不够，可选一个好秘书很难办呀。”

“我知道，副总司令员对我讲过，能选到‘林办’工作，很不容易。”

“可不，都是主任亲自制定的。什么十七级以下的北方

人，要年轻的，口音正的，不皱眉头的，不多嘴多舌的。还有一条，在北京高级干部中没有熟人的……，够上条件的，不说凤毛麟角，也寥寥无几了。你能被选上，确实不简单啦！”孙志民小声地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你的个头也起了关键作用！”

“什么？个头儿？”

孙志民忽然站立起来，翘起手指放到嘴边。“喔，首长过来了……”

朦胧的大厅一角，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闪出一个身影，不紧不慢地向着叶主任那间透着微亮的卧室踱去。

何一伟屏息举目地朝那方向翘望着，可看不清楚。

他，大概就是林彪吧！

大厅内骚动了起来，像万籁俱寂的松林，刹时被一阵风掀动了。工作人员出出进进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色，说话声、电铃声、咳嗽声交织在一起，头上的吊灯、壁灯骤然齐放，柔和的灯光照射着简洁而优雅的陈设。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，面积不亚于一个篮球场地。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。屏风上，一个绣着孔雀展翅的图案；一个是放大的毛主席手迹——《满江红》。大厅两边的整面墙壁，均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遮掩住了。叶群的休息室、小会客室及秘书的临时办公室就隐匿在其后。

这时，那帷幕微微抖动了一下，走出了身着银灰色便装的林彪，光秃秃的头顶很是醒目。他慢条斯里地向前踱去，目不斜视，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不悄一顾似的。

何一伟凝神观望着举世瞩目的大人物，渐渐地消失在大厅的另一端。

忽然，身旁的同志小声耳语：“叶群来了！”

孙志民陪着一个小矮胖女人，从帷幕后走出来。

叶群一步步地临近了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她身着一套浅灰色毛料的小翻领西装，半高跟皮鞋。体态丰腴，眼睛不很大，单眼皮，眉毛略微向下倾斜，脸上淡淡地施了一层脂粉，看上去，白得不太自然，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，用得着这番修饰吗？

她睥睨地打量着何一伟，目光冷冰冰的，这越使他窘迫无措了。听罢孙志民的介绍，叶群唯一的表示是稍稍抬了一下手臂。

出于起码的礼节，何一伟以为叶群要与他握手，连忙伸过胳膊。可对方抬起的手臂，悠然越过头顶，轻轻地抚摸起头发来了。何一伟好不尴尬，满脸绯红。他哪里知道，叶群从来不与外人握手，除非情况特殊，或与大人物见面。即便是握了，也要用酒精消消毒。

叶群转过身，吩咐道：“孙秘书，你把这里的情况向新同志介绍一下。”

“我已经介绍一些了。”

“那好，这里就不用你了。你抽空回毛家湾一趟，把各房间看一看，墙上挂的山水画都拿下来换上毛主席语录。”

“首长房间的也摘下来吗？”

“摘！”叶群干脆地说道：“不管是首长还是我的，一律摘下来。首长号召红卫兵破四旧，我们哪里还能挂那些东西呢？叫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人看了多不好。不过，那些山水画都是稀世珍品，首长和我都很喜欢，摘了后要好好保管，不要弄坏了。”

叶群一边说，一边走进临时办公室，秘书们尾随其后。

这房子很宽敞，中间放了一张大写字台，上边摆着三架电话机，离写字台不远，临过添置了两张三屉办公桌，负责给林彪读文件的田良秘书，站在堆得满满的桌子旁。他的左边是两张单人床。另一侧摆放着沙发。

“田秘书，我给你找来一位帮手。”叶群指点着何一伟，“你的任务是帮助老田看文件，先熟悉一下，用不着急，驾轻就熟要有个过程。老田哪，你抽时间给他介绍一下，让他知道怎样看文件 怎样读文件。”

“是！”田良点点头。

叶群个子颇矮，顶多不过一米五十五。他在谈话时，谁都不会坐下。何一伟猛然发现，秘书们的个头都与她不相上下，怪不得孙志民刚才说起身高一事，这岂不有点武大郎开店的味道吗？

## 二、初见林彪

年轻的服务员推着送饭的小车走过来。大家这才意识到，该吃饭了，纷纷站起来。

大会堂的厨房设在地下室。每日三餐，服务员通过东大厅北侧的电梯，把装在保温箱里的饭菜，直接送到主席、林彪及总理的房间。

晚饭后，孙志民匆匆地赶回毛家湾，奉命去摘那些不甚“革命”的山水画。何一伟安排好住处，又回到办公室。

“老何，来！这边坐。”整理文件的田良热情地招呼着。

田良原是空军的一个处长，河北人，三十七、八岁，皮肤白皙，宽阔的前额微微突起，神情专注时，眉头总紧蹙着，舒展开来眉宇间是一道很深的印痕，他一九六四年底调来“林

办”当秘书，在工作人员中很有威信，业务强，处理事情从容不迫，有板有眼。可谁知，就因为他爱皱眉头，就改变了他日后的命运。

“这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。”田良朝桌上努了努嘴。

“哟！这么多？”何一伟瞥了一眼堆积如山的文件，“老田真够你呛呀！”

“够呛也没办法，这不，你来得正好，帮了我大忙啦！”

“我可不行，我这个脑瓜挺笨的。”

“看你说的太谦虚了。”

这些文件来自各省、自治区、军委、中联部、外交部、情报部、新华社内参、“中央文革”快报、简报、要报，中央内部传阅卷……内容大部分是反映“文化大革命”的，全部标有“绝密”的字样。

“‘林办’每天要收到上百份文件，我们都得过目，多则二、三十万字，少则一、二十万字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文件中的关键问题，概括出来，每天用一小时时间，讲给首长听。”

“一小时？一小时能讲多少呢？”

“讲多少是多少，挑重要的讲。”田良掰着手指说：“比如，全党、全军、全国的事，就比局部的重要；新的趋势，新的苗头，就比一般的动向重要。”

“喔，学问还挺大的。”

“可不，这工作不但重要，而且担风险。”田秘书说到这里微微迟疑了一下，“不是我吓唬你，叶主任就这样说，‘文件是你们读的，圈是你们划的，到时候出了问题，首长一问三不知，你们可要负责任’！”

何一伟一惊，脊梁骨冒出一股凉气，嗫嚅地问：“首长他，

自己不看文件吗？”

“不看。”

“‘圈’也不画？”

“一般都由秘书代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首长身体不太好，每天听两次文件就觉得很吃力，其实时间并不长，不过半小时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要是在过去……”田良欲言又止。

“从报纸上看，首长的身体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慢慢你就会知道了。”

这一夜，何一伟陷落进浩瀚的文件堆里，旧的尚未看完，新的又一批批送到了。一目十行，浏览着题目，看过一遍记不住多少，翻过来再看一遍……

“田秘书，何一伟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正在看文件，主任有事吗？”

“你带他去见首长，首长要听他读文件。”叶群吩咐道。

田良回到办公室一说，何一伟立刻慌了手脚，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：“老田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怎么行呢？”

田良安慰他说：“首长可能只想见你。你不要紧张，我帮你找两份好读的文件，准备准备，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”

“就读这个。”田良麻利地从文件堆里抽出两份，“不太长，是外电反映首长‘八·一八’活动，他肯定感兴趣。”

田良有意说得很轻松，可何一伟还是不能平静下来。

“读文件也有窍门，你注意到没有，文件前面有几句导语，记住，再加上几个例子观点，但不要分析，首长不愿意听你分析，更不能照本宣科地吟，你一读一吟，首长就紧张，一

紧张就出汗，那你也就干到头了。”

“出汗 难不出汗？”

“在毛家湾，若引得林彪出汗那不亚于一场政治革命。”田良边说边带着何一伟向浙江厅走去。

“你见了林彪，别叫‘副主席’什么的。”临上场前，老田又叮嘱道。看得出，他是多么希望何一伟，能够顺利过这道难关。

“那称呼什么呢？”

“叫首长，或叫一〇一。”

“一〇一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首长在解放东北时的代号，四野的人都这么称呼，习惯了。叶群叫首长‘育容’，那是他的字号；叶群原名叫宜敬，你记着点，别闯出岔子。”

田良拍拍何一伟的肩膀：“看你天庭方圆，双耳垂肩，福相也。上场吧。”

早饭后，林彪背着手，若有所思地漫步在幽暗的浙江厅。

这间正方形的大厅，所有的装饰和陈设无不展示着浓郁的地方特色。杭州产的浅绿色地毯，宛如西子湖荡漾的微波浮动在脚边。沙发是绿色的锦缎，隐隐地织出了翠绿的园林，连垂落的帷幕也泛着绿色的光泽。

林彪的卧室隐没在绿茵之中。

厚厚的金丝绒帷幕遮住了外面的光线，隔开了喧闹的世界，寂寂无声。林彪怕光，宫灯式的水晶玻璃吊灯从未开亮过。不论白天、黑夜，几盏微弱的壁灯，使远近的一切都蒙上一层神秘、空幻的色调。

偌大的方厅里，投印在地上的那孤零零的身影，缓缓地移

动着。

据说，平型关战役后，林彪到苏联养伤，由于用矿泉水洗澡，引起硫磺中毒。回国时，医生说他患的是‘神经性毛孔扩张症’。也许这病真的带有一种‘神经性’不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，长时间地检阅文化革命大军，又如何能神采奕奕呢？

门开了。

“一〇一，休息的怎么样啊？”叶群拖着软绵绵的京腔问道。

林彪吃过早饭，已快一个小时了。在他用餐时和饭后半小时内，不和任何人谈话，也不能听文件，否则一出汗，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。

“喔，还可以。”林彪答道。

“育容，我最担心你的身体呀，你现在的地位不同了，人家都盯着你呢。刚才，江青从钓鱼台打来电话，“叶群的眼睛眯起来，胖胖的脸颊上堆起几缕笑纹，“她问候你，希望林副主席多多保重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我从东北调来一位秘书，就是上次听你说的。”叶群坐在丈夫右边的沙发上，“是不是让他来见你？”

林彪没有吭声。

“你倒说话呀？”

“噢，什么？”林彪这才抬起头，关注地问道。

“咳，你怎么回事，人家在门口等着呢！”叶群提高了音调

“那，让他进来吧。”

何一伟随田良走进浙江厅。按毛家湾的不成文规定；秘书上去讲文件，应由内勤通知；待秘书进入时，不用报告，不用敲门，这样显得随便些。

“首长，何一伟同志来了。”田良介绍后，便先退了出去。

“一〇一，这是新调来的何秘书。”叶群微笑着转过脸来。何一伟立定站着，举起手臂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。

林彪一声不吭，挥挥手示意他坐下。半天才冒出一句：“以后，你进屋不要敬礼，我一见人敬礼，就紧张，就出汗。”

“是！”何一伟小声答应，身上不由一阵燥热。真糟糕！这一点，老田怎么没说起过。

何一伟怯生生地坐在林彪对面，这位世人敬仰的大人物近在咫尺，一举一动都真真切切。那光秃秃的头顶上，仅两耳以下的部位才残留着几根头发。他脸色苍白，面无血色，难道这就是曾经率领千军万马浴血奋战的林彪元帅吗？

“何秘书是东北人，口音容易懂，是我托曾副司令帮着物色的。”和颜悦色的叶群，热情地招呼着：“小何，不用紧张，你慢慢讲吧。”

何一伟调整着自己的心绪，轻轻地咳了一下，语调放低，放缓，字句清晰地讲了出来。

“我想讲一下美联社、路透社、朝日新闻等外国通讯社对北京八·一八大会的反应。”

“好。”林彪点点头。

“八月十八日，外电对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，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，反应强烈。普遍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，”何一伟用眼睛瞟着文件，一字一句，速度很慢。”法新社电：从出场领导人的排列看，首长已处于毛主席接班人的位子，因为

首长被排在仅次于毛主席的第二位。外电还说，毛主席发动的红卫兵运动，等于是把一艘船驶向怒涛滚滚的大海，有可能破浪前进，也可能被大海淹没……”

何一伟一住口，林彪便点点头，“你讲的，我听得懂，听得懂。”随即，他站起身，离开座位，悠悠地踱着。

“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林彪问。

“三十三岁。”

“嗯，”林彪没有抽烟的嗜好，手里总喜欢拿着一盒高级火柴，他抽出一根，细长的火柴梗“嚓”的一声燃着了。

“身体怎么样呀？”

“没什么病。”

“睡眠好吗？”

“躺下就能睡着。”

“要说年轻人啊，”叶群在一旁插嘴，“打呼噜都很水平。我在四清下乡时就碰上一位……”

对老婆的喋喋不休，林彪没有任何反应。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。平时很少与工作人员谈话，更不用说唠家常了。有的人在林办工作多年，林彪竟没有同他讲过一句话。而眼下，他对何一伟真算是优待了。

燃坏了火柴梗，很快就熄灭了。林彪端详着那瑟瑟颤动的火苗，好似安徒生童话里的主人公。沉迷在虚幻的梦境之中，而他期待着什么呢？火柴终于燃尽了，冒出一股白烟，他凑在鼻下闻闻，黯然神伤地说：“我不行了，老喽，睡不着觉，吃药也不顶用。”看得出他对年轻人的健康体魄很羡慕。

“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林彪拖着湖北口音问。

“我爱人在长春市，老家在吉林省怀德县的范家屯。”

“范家屯？”林彪笑了；“那个地方我知道，解放东北的时候打过仗。气候很冷，冬天不好过，夏天还可以……”林彪说完，又擦着一根火柴。这次，他好像失去了观察的兴趣，不等燃尽就吹灭了。照例又闻了闻，然后扔到地上，接着去擦第三根……初次见面，何一伟看到了林彪身上存在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，他看到了他沉默的力量，他的高傲，他的嗜好和每一种情绪。

“你什么文化程度？”林彪问。

“高中。”

“哪年参军的？”

“一九五一年。”

“好，你讲的，我能够听懂。”林彪重复了一句。

心领神会的叶群，马上接过来说：“小何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何一伟如释重负，站起身，下意识地并拢了脚跟，刚想抬起手臂，倏地，神经一颤，惊出一头冷汗，险些又冒犯了“规矩”。

### 三、更年期的喧嚣

秘书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。

田良马上迎了上去。

“怎么样？讲得怎么样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呀。”何一伟摸了摸头上的汗。

“首长没说什么？”

“首长说能听懂。”

“那就算过关了！”田良放心了，高兴地说：“让首长满意”

很不容易。行啊，你的运气不赖嘛！”两人正说着，叶群走了进来。

“小何，首长夸奖你了，讲得不错。”她满脸堆笑，眼角越发地向下弯曲，和初见面时的那冷冰冰的神态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“请主任多指导。”何一伟被叶群意外的热乎劲儿感动了。

“从今天起，你就上阵吧！帮助老田讲文件，他一个实在忙不过来了。”

“我行吗？”

“行！怎么不行！”叶群丰腴的手臂，干脆地一挥，一个上午讲，一个下午讲，老田侧重讲军事和国际方面，小何负责讲文化大革命方面的，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何一伟匆匆地走马上任了。

每天，雪片一样飞来的文件，接连不断的电话，如同一张无形的网，缠得他茫无头绪，分外的紧张。有时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连坐下来写封家信的时间都没有，尽管如此，他觉得内心很充实，很满足，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比在毛主席最亲密战友身边工作更幸福呢？

晚饭后那片刻的空暇，他总是喜欢站在大会堂高大的落地窗前，向远处眺望。长安街渐渐地暗淡下去了，天安门广场人影重重，树隐下朦胧的灰色调渐渐连成一片。唯有天边的晚霞编织着绚烂多彩的图案，恰似他无穷的幻想，美好的愿望一样

.....

然而，这种虔诚、瑰丽的憧憬，能维护多久呢？

何一伟挟着文件，从林彪的住房退出，迎面看到走廊的过厅里，田秘书正陪着一位年轻的女同志，走进叶群的会客室。